



## 江花

10

## 淮安“镇淮楼”

■ 文/图 谢立新

“千年风景画，一座镇淮楼”。从周恩来纪念馆出来，参观淮安“中国漕运博物馆”，和“镇淮楼”再次碰面。低眉思索，淮阴、清江浦、淮安之间的联系让我萦怀。

淮阴以淮水命名而闻名，淮水的南面是淮安城的身躯。“庄头淮水长，浦边杨柳黄”，大运河淮阴段清江浦似翻开历史书页，一页一页地讲述着明清时大运河淮安城里河两岸的空前繁华：“晴烟暖簇人家集，醉歌竹枝行玉觞。”

1415年开埠以来，到明清时期淮安已是京杭大运河沿线“宝马雕车香满路”的交通枢纽、漕粮储地和商业城市，并有南船北马、九省通衢、天下粮仓等美誉。以清江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淮安，曾与扬州、苏州、杭州并称运河沿线的“四大都市”、“东南四都”。自此“中国运河之都”美名鹊起。淮安，河督衙门巍然，公署罗列；河漕重臣，躬行图治，漕政通乎七省；夹河街市栉比，豪门巨室鳞次。水兴淮安，淮水安澜，成了官员的期盼，百姓的梦想，全民的希望。

一条河淮安繁华，一座楼诉说年华。

淮安主城区的镇淮楼，始建于北宋年间，原为镇江都统司酒楼。因为淮安（现淮安市淮安区）“扼江北之要冲，为南北交通之孔道”，纵贯淮安全境的大运河，便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命脉。南粮北运，要从运河穿长江，越淮河，才能北上。船只以到淮安视为安全，无论文武官员，显宦世家，巨商富贾，文人墨客和僧道名流，都要登楼祭酒，以庆幸运。在元代，淮安“置总管府，用以控制南北

舟车转输”，楼上便悬挂“南北枢机”、“天澈云衢”的金字匾额。明代楼上置“铜壶滴漏”，用以报时，故又名“谯楼”。后又置大鼓专门打更、报警，故又称为“鼓楼”。清代乾隆年间，因水患不断，人们为震慑淮水，更名为“镇淮楼”。

我仔细阅读镇淮楼，它坐北面南，底座为砖砌基台，长28米，宽14米，高8米，略呈梯形，坚实稳重。基台正中为拱形门洞，宛如城门。东西两侧为拾级而上的方砖踏步。基台上是两层砖木结构的高楼，面阔三间，楼高18.5米，楼顶为重檐九脊式，四角翘起的龙头，双目圆睁直视，大口吞云吐雾，似有腾飞之势。

古楼巍巍，看淮安独领风骚；漕运枢纽，知把握天下粮脉；淮水安澜，幸百姓太平安康；江淮平原，得中国鱼米之乡。

淮水安澜直接把握淮安命脉，大运河造就了淮安繁华，镇淮大业成了历代名人英雄的恢宏之志。被称为“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”的淮河，据统计，从1400年至1900年，淮河全流域共发生较大水灾350次，旱灾280多次，唱着花鼓乞讨的淮河灾民足迹曾踏遍全国。

“镇淮楼”成了淮安的祝愿。

古有孙叔敖翻山越岭，勘测旱涝在淮河流域疏沟开渠，洼地除涝，高地防旱；借淮河古道泄洪，筑陂塘灌溉农桑，造福淮河黎民。明有河工第一人潘季驯“以河治河，束水攻沙”，却未能根本解决淮水之患。1929年，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导淮委员会，汇集李仪祉、林平一、宋希尚、汪胡楨等顶尖水利专家，集思广益，群策群力，解决黄河、淮河水患。国民政府征用14万民夫，历经三年，

终于挖通黄河堵塞河道，导淮入海。无奈1938年6月，徐州会战，为了拖住日军前进步伐，争取保卫武汉时间，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，直接导致河南、皖北、苏北洪水泛滥，1250万百姓受灾，100多万灾民罹难，造成了广袤的黄泛区，更导致导淮入海工程功亏一篑。1950年6月，淮河爆发洪灾，新中国的水利专家们制定了导淮入海新方案——开挖苏北灌溉总渠！

1952年5月，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全线竣工，彻底解决了800多年来淮河入海问题，淮安从此平安，淮水就此安澜。

我惊叹京杭大运河和淮河入海“上槽下洞”的立交枢纽工程，又看到眼前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、南水北调调水、京杭大运河正常运行。中国水利建设成果无论科技含量，还是技术质量都让我引以为豪，刮目相看。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预留的出海航道船闸位置，让我感慨万千。从镇淮到淮水出海，千年淮水变了天，风吹两岸稻花香，淮河两岸成庄园，百姓幸福万年长。

千里淮河，奔流不息。淮河，淮安，从大患到大治，从苦难到新生，淮安的故事还在续写。

记不住  
(外一首)

■ 文/徐长顺

夏天讲的故事  
怎么也没有冬天长  
外婆讲的故事  
听了一串串  
怎么就记不住  
冬天讲的故事呢

外婆笑了  
到了冬天  
夜，那么长  
你睡得却是那么香  
怎么能记住  
那么长的故事呢

## 等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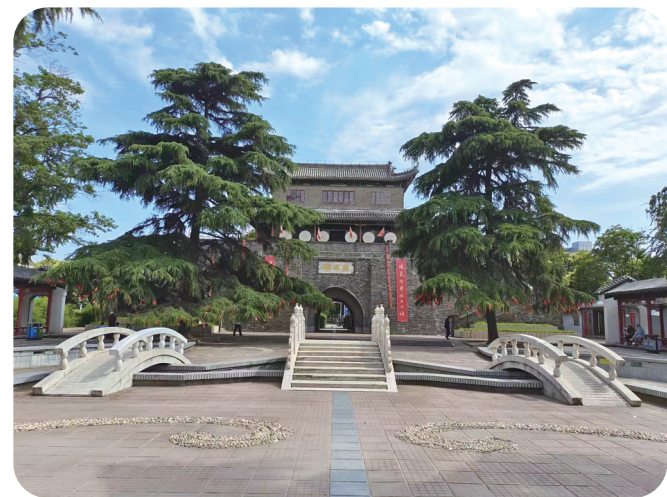
山顶，坐在石头上  
等待着爸爸

许多大人来过  
又走了

我的爸爸  
却没有来到山顶

不就一座山顶  
又不高

他说：你上去  
我就说到山顶等你



## 情牵无花果

■ 文/张敏

又到了无花果成熟的季节，街头到处可见担着无花果叫卖的流动商贩，而我只是匆匆一瞥的骑车经过。

其实我很喜欢吃无花果，大抵的原因是年少时每到放暑假，妈妈就会带着我和妹妹到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。外婆家是那种很老式的大宅院，院子里有无花果树、桂花树，有很多我叫不上名的小花小草，还有一口古井。无花果树上成熟的果实，自然就是我们零食兼主食的不二之选。每天一大早起，就能看到刚摘下来的无花果鲜簇簇地装盘放在中堂的八仙桌上，两个小馋猫可以光速消灭干净，撑到肚皮滚瓜溜圆都不嫌多。傍晚的天井里，被井水冲刷了两三遍的地面暑气全消，晚饭之后大人们围坐在桌边闲话家常，谈到生活的不易难免会有点沮丧，外婆手上的蒲扇在不停地帮我们扇风驱蚊，还不忘开导儿孙们要像无花果一样微笑着对待生活，这样生活才会越过

越舒心甜蜜。而不谙世事的我只顾着瞄准无花果树，动不动就去摘个吃吃，哪怕被蚊子叮上几个大包都无所谓。看到我和妹妹吃的开心，外婆脸上也绽开了笑容。

有时候表哥他们会故意逗我们，假装和我们抢无花果吃，后果当然是被外婆、舅舅和舅妈轮番训，然后还要和我们签下“不平等条约”，带我和妹妹去捉知了或者钓鱼摸螃蟹去，和村上的小伙伴们打仗也要带上我们。身为教师的妈妈让我们猜谜语“结果不开花，果子并不大；脱去绿外衣，红嘴笑哈哈”、“味道甜甜营养多，谁说无花只结果”，谜底是什么自然难不倒吃货的我。等到了七夕节爸爸来接我们的时候，二八大杠的自行车上肯定还要挂上一兜无花果带回家吃。

这样的欢乐时光，一直延续到我毕业参加工作。后来工作学习、结婚生子，整天忙忙碌碌，去外婆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，即

使去看望她老人家也逗留不了太长时间；再后来外婆家老宅拆迁，无花果树也不知去向。曾经也试着在街头买无花果尝尝鲜，但总觉得不如外婆家的好吃。随着市面上可供选择的水果品种越来越丰富，想吃啥都能买到；就算在家懒得跑，通过建行生活APP下单，半小时也能送达吃到嘴里。而无花果的香甜，似乎只存在于我的记忆味蕾里，一晃已经30年。

前几天，下班后与同事相约去单位附近的永安路网红美食街打卡，不经意中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大爷，黝黑的皮肤和花白的头发，脸上满是岁月刻画出的皱纹，正蹲守着一堆散放的无花果，想着买点或许可以让大爷早点收摊回家，就买了点尝尝，味道很香很甜，遂又买了很多，驱车送回娘家给爸爸妈妈品尝。妈妈说味道和外婆家的无花果很像，很香很甜很好吃，一连吃了好几个，我知道，妈妈也想她的妈妈了。

## 紫薇

■ 文/解志忠

炽热只是一种烘托  
风雨只是一种抚慰  
盛夏中的紫薇  
分明是邻家的女孩

矜持的容颜  
掩不住内心的狂野  
簇拥的花瓣堆砌出  
玫红、粉白、淡紫、浅蓝  
将好运与沉迷的爱  
纷扬至人间

在我眼里  
她们更像一束束火焰  
燃烧旺盛的青春  
诠释夏花之绚烂  
给奔波、疲惫的心灵  
抹上安静与清芬